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鼂藻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周贇

鳧藻集卷四

明 高啓 撰

傳

南宮生傳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

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覽覽瓌恠渡淛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横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

生容次顧生不下已目熠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

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

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

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

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

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

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

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名客與飲

啗相樂四方遊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輙令削牘疏所之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歛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樓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歛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賛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

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晩廼刮磨豪習隠然自將屐蔵踞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杏林叟傳

杏林叟姓董匿其名隠居曁陽山中不知其所自出或云吳神醫奉之後也嘗遇異人授鍼術砭刺按摩攣紓欝通求療者皆舁至徒返欲以貲報輒謝曰吾衣食幸自給無庸是也第令人植杏一樹舍旁曰吾聊繼吾祖

志耳久而成林鄉人不知其名因以杏林叟號焉嘗曳杖林下逍遥而歌曰杏之華其下我家杏之實其美我食吾寧舍是兮而從人于役或聞之曰隱者也前揖而問曰今天下病矣子猶事醫邪盍以大鍼起大疾乎叟啞然曰我野人也惡知天下之事哉試以醫言之夫人之玩毒而忘戒嗜甘而憎苦衆口是惑而忽醫之言者在法皆不療若醫昧其難冒受厚直潰潰汨汨日視其殆而不知止者則又病者之罪人也吾誠愧焉子何欲

以是況我哉遂隱終其身賛曰雖不隱其文故麗於羅豹不藏其斑故陷于穽古之君子遭時否塞欲求免乎世者往往變匿其名以自雜于賤技之間若陳留老父漢陰丈人之流姓名且不得而知身可得致邪所謂身名俱隱者上也身隱而名著者下矣杏林叟識能察時藝能濟物寧沒其名以全道謂之上隱非邪

胡應炎傳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

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訔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訔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

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訔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為訔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庳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鋭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為守計訔然之初洙迺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顔軍門獻之伯顔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

與俱及城㫮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顔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祕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顔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絶唆都以栅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刳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栅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毁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筯引

示之曰吾食甚凡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盖謗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為長老故云即趣名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告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之曰若即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

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為兒童時常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録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為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澥江上間為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姦唆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況應炎之忠烈毅然如

是邪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墨翁傳

墨翁者吳槐市里中人也嘗游荆楚間遇人授古造墨法因曰吾鬻此足以資讀書奚汲汲四方乎乃歸署門曰造古法墨躬操杵臼雖龜手黧面而形貌奇古服危冠大襦人望見咸異之時磨墨瀋數斗醉為人作徑尺字殊偉所製墨有定直酬弗當輙弗予故他肆之屨恒滿而其門落然客有誚之曰子之墨雖工如弗售何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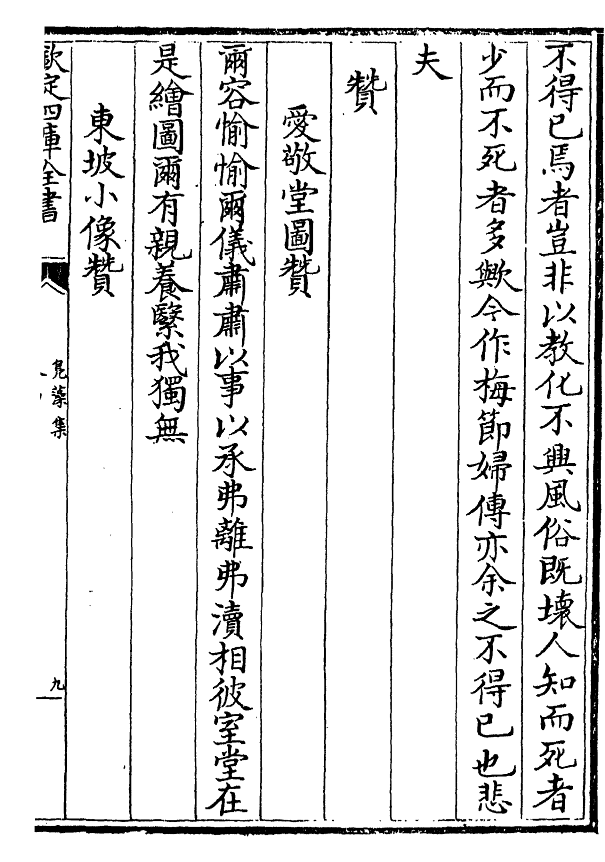
曰嘻吾之墨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以其成之難故不欲售之易也今之逐利者苟作以眩俗甲賈以餌衆視之雖如玄圭試之則若土炭吾竊耻焉使吾欲售而效彼之為則是以古墨號于外而以今墨售於内所謂衒璞而市鼠腊其可乎吾既不能為此則無恠其即彼之多也且吾墨雖不售然視篋中則黝然者固在何遽戚戚為乃謝客閉户而歌曰守吾玄以終年視彼沽者泚然客聞之曰隱者也吾儕誦聖人之言以學古為則不能

以實德雕其中徒飾外以從俗徼譽者豈不愧是翁哉歎息而去齊人高啓聞其言以足自警也遂書以為傳翁姓沈名繼孫然世罕知之唯呼墨翁云

梅節婦傳

節婦姓梅氏平江人適廣平路總管致仕浦侯子至正十六年春淮兵南下守臣弗夙戒城遂沒婦夫懼其齒之壯足以集禍也亟攜婦匿旁小民家民逆知其有所挾心利之陰出名外兵兵入夫逸去婦為兵所得兵見

其色將汙之婦曰若欲者貨耳我悉以與若若其舍我不然我有死耳終不能為失身人也因探懷出其金兵持婦少懈遂乘間脫赴渠水中水淺不得死兵遂至水次以刃擬婦曰亟出否則死是水矣婦不為動兵遂舍去後至者見婦面水上知其生復欲鈎出之婦力挽不肯升兵怒以戈㦸其腹死焉三日夫得其尸殯於舍後廢圃中蓋余與浦鄰也嗚呼婦之死節猶臣子之死忠孝分也曷足異哉然君子聞一事則亟書而累稱之若



不得已焉者豈非以教化不興風俗既壞人知而死者少而不死者多歟令作梅節婦傳亦余之不得已也悲夫

贊

愛敬堂圖贊

爾容愉愉爾儀肅肅以事以承弗離弗瀆相彼室堂在是繪圖爾有親養緊我獨無

東坡小像贊

或置諸鑾坡玉堂或放之朱厓黄岡衆皆謂先生之憾余則謂先生之常先生盖進不淫退不傷凌厲萬古麾斥八荒而大肆其文章者也

丹厓小像賛

誦其文偉然其夫睹其貌眇焉乎儒跡晦名彰身癯道腴不翕翕以合不汲汲而趨知之者固以為介不知者則以為迂吁

義鶴賛并序

吴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鸛二巢焉以游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墨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絶雌依其傍弗去羣烏欲磔之輙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廼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咷夕噱曾無含忸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鸛哉廼贊曰

嗟爾鸜乎維烏之特猗雄死自守禦烏之賊猗獨棲於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愧猗匪魯黄鵠孰配爾德猗

樹屋傭贊并序

東都之末士大夫以危言激昂同志嫉惡攻之不勝卒搆朋黨之禍然相率蹈死而不悔有不得入者則恥焉當是時申屠子龍滅跡芒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豈故與衆異趣哉誠以大木將顛非一繩可維故獨保

其身不欲與俱靡爾可不謂明哲之士哉余嘗慕其人而不得見焉吳有隱君子字仲權者自言子龍後也元季之亂不肯仕入林屋山以樹屋傭自號余得與之游焉夫慕其人而不得見雖見其鄉之草木猶將愛之而況其子孫乎況其德之肖者乎乃為樹屋傭賛曰我思漢士曰維申屠遭世横潰道從而汚衆履虎尾身國同危捧土塞河區區可悲瞻彼陵阿蔭息有樹匪厭華榱弗若此固羣雉在羅一鴻獨飛遐蹤千齡躡焉者希有士

樂潛厥德惟似曷克似之緊若孫子

陳仲昭小像贊

清眸秀顏衷襟雅致早從挾筴之遊晚佐鳴琴之治雖居簿書兩考之縻每愛泉石一丘之閟此固非漂瀨之逸人乃雅寧之隱吏也

嬀蜼子贊并序

稽岳王君常宗剛正好古學嘗被名修元史書成欲官之君辭歸養親閉門著書以嬀蜼子自號好事者嘗繪

其像渤海高啓為作贊曰古服古貎古學古辭際時復古其道可施暫起從徵亟歸就養進退從容高風孰尚

烏目山樵贊
繆貞字仲素

虞仲之邦言游之里山長水深生此德士其外雖臞中含道腴誦詩讀書終焉在娱

箴

寅齋箴
為禮部崔尚書作

六馬既奔朽索是縻人心之危曰惟過之其危伊何難

存易失操之在寅罔敢怠逸先哲有言斯禮之興坦坦
聖途由焉而趨立朝處室祇慎勿替如見大賓如對上
帝凡百君子學用是成矧爾秩宗交於神明儼乎若思
惕然若疚惟公履之永以无咎

銘

瞻松亭銘

范文正公書院有公手植二松在焉十世孫孟奎作亭
其旁名曰瞻松以識追慕之意徵啓為之銘曰欝彼二

松魏公所植閱歲之多於堂之側維昔魏公天寔挺生好是正直為邦之楨其節桓桓如松斯固讒夫詆攻不改其度出入勤勞既懋乃功本鉅支繁庇于無窮凡知慕公百世之士躬承其遺矧爾孫子霜凄露濡油然其思孰謂公遠式瞻在兹爾瞻伊何朝夕左右視公之榮知德之厚匪徒瞻之維以象之從公之休庶幾永而

靜學齋銘

體具動靜實惟二儀夫靜真一又動之基交軌溢靡風

鼓雷應萬生芸芸而此自定凡人之心本寂而虚紛紜擾攘為欲所驅載馳載奔嵬嵬者子内喪外勞莫知所止君子山立其閒其安不誘于聽不眩于觀如鑑漠然有來必酢豈彼幻徒冥默無作木静則壽水静則清所以為學匪静曷成子居是名矢則先正我維銘之請直以敬

端石雙硯銘

靈淵閟寶世莫窺二美孰得天所貽鏗鳴金聲縝玉姿

同德齊光敢雄雌歲月研磨不磷緇神物貴合當勿離

進齋銘并序

國子助教高君仲輝之先君子嘗以進名其齋聞人碩士為言其義悉矣仲輝間復請余銘余以宗人之義不敢辭為之銘曰務前其途車必覆嗜升諸公身乃辱惟德之躋是則叔詩書餱粮禮為轂聖域髙遠匪可蹴由甲自邇蹈古躅跬步不已至荒服如木在山泉出谷勿畫以退茍自足先君之志子尚朂我為銘詩敢告瀆

碧泉銘并序

湘多名山岳麓其最勝者靈岩仙洞往往有甘泉出焉色多紺緑邑人陳君少入山為黄冠氏嘗從其師玄静真人遊泉上因叩以道旨真人曰我惡知道哉汝其問諸泉焉君因留泉旁不去久之若有所契乃以碧泉自號識所得也青丘子聞而異之曰夫道無不在也草木瓦礫皆有道而況泉乎真人亦善教哉顧陳君之所得世未或知也嘗試臆其旨為之銘以寄君使刻諸泉上

告求道者之校馬然余非知道者并諗於泉為何如銘曰泉之渟淵淵維道之原泉之流瀰瀰維道之施我游詠兮泉側我之樂兮與泉晝夜而不息

存心齋銘并序

金陵汪氏有葳修之室曰存心介余友馬君來徵銘余嘉其得為學之要為之銘曰身一室意四維與物遊罔有時如鶩狙孰可縻喪厥宰吁其危慎乃操勿妄思天君寧恒在茲

靜得齋銘并序

婁東沈仲益氏以靜得名其藏修之室取程夫子詩語也渤海高啓為作銘曰虛哉靈府其體本靜外觸未形山止水定誘物而動熾情乃生喜怒愛惡與哀懼并紛紜攫攘厥宰斯喪如驚駟奔孰制其放維彼君子能操使存養其真靜為動之根周流汎觀忘已與物萬生芸芸莫不自得詠歸於雩嗟逝在川去聖雖遠微言尚傳沈君齋居從事於此願言誰師子程伯子

筆銘

用欲圓體欲勁書而執之在心正

賦

鶴瓢賦

寧真館李高士遇青城黄老師遺一瓢其形肖鶴刳為飲器名曰鶴瓢嘗出以飲启因為之賦

月華子夜宿玄館夢遊太微見一古士其狀㝠希長頸密齒不臞而肥苦葉被體服非羽衣翩然來前自稱庖

氏少生魏園長入吴市慕高躅於煙霞離舊根於泥滓雲翼未成海路空指不食窮年蔓落而已握手終歡願託於子覺而占之既喜且驚當得異物莫測其名匪胎以化乃實而成不觧飛鶱歴歴善鳴未足御仙客之舉但可挹聖人之清者歘案未歛筞户響剥啄起逢老翁曳杖矍鑠遠有携而見遺乃質剞而形鶴月華子掀顔而笑曰爾青田之族赤壁之侶竟混草木而零落耶疇昔之夜吾與爾有約矣於是埽苔軒啓松閣分半壁以

留棲命一壺以對酌不扃怨夜之籠不貯廻春之藥擅將共浮沈於滄溟同上下於寥廓青丘生過之出以為樂生誚之曰夫道貴無累始能有得此蓋許由棄之以全名衛公好之而喪國吾謂子遺身而超世尚何留意而玩物月華子耳若不聞引滿欲醺拊之而歌曰昂藏兮支離爾生兮何奇行則佩兮飲則持與翺翔兮千歲期唯遊無何兮餘非吾之所知

聞早蛩賦

至正丙午五月十三日夜坐中庭聞蟋蟀之聲感而有賦

龍集丙午仲月維夏祝融當衡蓐收伏駕悵炎氛之興晝欣湛露之流夜於是蓮塘涵清梧館閟靜纖絺方御輕箑未屏息號蟬之繁喧罷棲鵲之暗警何陰蛩之忽鳴寤余寐而獨省稍入户而侵幃繞緣堦而傍井若暑徂而律變簟色淒兮欲冷迅飇發兮騷騷斜漢迴兮耿耿方其或咽如啼或激如嘯嚶嚶孤吟嘖嘖相弔蔭淺

莎之蒙籠翳深叢之窈窕已厭閒而愈逼乍欲尋而莫照含清商之至音非假器而為妙促素機之惰工亂朱瑟之哀調未連響於絡緯蹔依明於熠燿若廼静院閒宫荒園廢驛草長幽扉苔滋壊壁候月光而未旦聽雨聲而乍久久棄長棄之婦遠寓窮居之客莫不對境興愁攬衣動戚諮感年之將逝誤驚寒之已積影就燭而誰依淚横襟而自滴不待風凋漢苑之柳霜隕湘皋之蘭茍斯聲之接耳即掩抑而摧殘余何為而亦起答悲

韻而長歎聞七月而在野實詩人之所志令胡旱而不然豈天時之或異乘火令之中衰應金氣而先至推象類而占之若有兆夫人事然物生兮何常庸詎測夫玄意抱微憂而何言返中閨而復睡

題

題天池圖小引

吳華山有天池石壁老子枕中記云其地可度難盖古靈壤也元泰定間大癡黄先生遊而愛之為圖四三本

而池之名益著此為其弟子李可道所畫尤得意者也温陵陳彦廉得之求余賦詩其上或云此廬山天池景也余未有以辨然舊見别本張貞居題之首句云嘗讀枕中記則亦以為華山池矣前輩言貞居與大癡數同遊於此則其言信可徵初不必舍此而取彼也因為賦長歌欲張吾鄉之山水使與香鑪九老爭髙云

題朱達悟傳後

余舊聞達悟善詼語當其抵掌劇談雖貴富可畏人皆

狎侮之然人不以為忤聞其說莫不捧腹絶倒達悟亦仰天大笑不自知其冠纓索絶也以是優游自終世之戚戚計得失未嘗一伸眉破顔者視達悟為何如哉觀其以達悟自號豈果有所得者歟

題髙士敏辛丑集後

論文者有山林館閣之目文豈有二哉盖居異則言異其理或然也今觀宗人士敏辛丑集有舂容温厚之辭無枯槁險薄之態豈山林館閣者乎昔嘗有觀人之文

而知其必貴者吾於士敏亦然嗟夫吾宗之衰久矣振而大之者其在斯人歟

跋

跋眉菴記後

右嘉陵楊君眉菴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盖衆體皆有役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

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跋王右軍墨蹟

右軍書在人間者甚少得唐人臨本已為尤物況近歲兵燹之餘圖籍掃地此卷獨存真歸然魯靈光也郭君好古必知所寶藏矣

跋松雪臨蘭亭

吳興公平生臨蘭亭最多此卷乃為錢塘仇伯壽所臨

者自識曰余得意書也豈公亦嘗有未得意者邪抑以世真知其得意者少故特表而出邪

跋松雪書洛神賦

趙魏公行草寫洛神賦其法雖出入王氏父子間然肆筆自得則别有天趣故其體勢逸發真如見矯若游龍之入於煙霧中也

跋徐氏族譜後

吴邑徐良輔懼其先德之將泯宗黨之日踈與後世子

孫之昧其所自出也乃譜其族系自太學生揆而下凡十二世合數十百人其用心亦厚矣間以示余余聞吾鄉先正范文正公嘗言族之人雖有親疎自祖宗視之則皆子孫也故為執政日買田以贍其族今所謂義莊距良輔之居實不遠一舍良輔亦嘗遊觀而興慕哉雖約居韋布力未得為公之為然能推其意于宗族之間慶弔以展其情燕合以辨其序閔其幼孤周其匱乏則是譜不為虛器矣良輔曰吾志也請書以自勉遂書於

編後而歸之

跋呂忠肅與魏太常唱和詩後

右二詩江夏魏公在元至正間贈呂忠肅公而作忠肅答章所謂誦君與我詩者是也方先生以愚嘗為録忠肅之詩於卷而公詩則未見焉覽者或未知所自公間以示啓遂請書附于左以見有唱斯和之義夫古者興運之佐多伏于衰季之世得碩望之士踽遇以為知已者固非一人然未有如二公之相贈以言流于篇詠者

也公于忠肅則期之重而無茍悦干名之辭忠肅於公則知之深而有樂天感時之意録而傳之亦可以見前輩風誼之厚也夫

跋張長史春草帖

少陵觀張旭草聖極歎其妙至東坡題王逸少帖則詆張為書工昌黎石鼓歌則又詆王為俗書是三公之言何戾耶蓋王之於石鼓張之于王其書固不可同語然詩人詞氣抑揚不無太過論者遂欲以為口實未為知

書者也亦未為知詩者也世人不以韓言而短王又可以蘇言而少張歟因觀長史春草帖偶書

跋蘭亭

近臨川饒氏家多法書蔵蘭亭數十本晚始獲定武一刻酬以厚直每有至寶難得之歎今此本紙墨尤舊饒已殁惜不令一見之

跋張外史自書雜詩

貞居始學書於趙文敏後得茅山碑其體遂變故字畫

清道有唐人風格詩則出於蘇黄而雜以己語其意欲自為一家也近代浮屠之名能詩與書者雖衆然亦不能兩美況道流之乆乏人哉此其自書雜詩也古律行草各臻其妙宜子英之慎與而彦廉之喜得矣

跋溝南詩後 張端字希尹

右溝南張先生詩若干首格律深穏不尚篆刻而往往有會理切事之語葢能寫其胸中之趣者也先生平日所著甚富此詩其子藻仲掇拾于兵燹之餘者爾然觀

者如嘗旨于咼一臠可知矣嗟夫前輩凋謝雅音寥寥

幸先生猶康强方歸卧黄山之陽詠歌昇平所得當未

止也藻仲尚謹録之

評史

商鞅范雎

鞅雎之相秦也其罪同其禍則異何哉受諌不受諌也

夫鞅以殘刻之資事孝公下變法之令以毒秦人至刑

公子虔黥公孫賈嘗論囚而渭水盡赤盖仁民之道喪

也雎以傾危之性事昭襄王進近攻之計以亡山東之諸侯至罷穰侯廢太后逐涇陽華陽君蓋親親之道滅矣然雎聞蔡澤之言則謝病而歸卒完首領鞅聞趙良之說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徘徊而不忍去卒受車裂之慘二人者雖皆不足言然以此則雎為猶勝哉嗚呼進退禍福之幾觀鞅雎之事後之人亦可以少鑒矣

四公子

余嘗恠四公子好客而所養皆縱横游俠之流故其功烈之卑如此使得天下之賢而禮之則其所就何如哉及觀其書門抱謙執轡屠市與比食謝躄之事雖不皆中於道然其屈己下人之意可稱矣又觀其客汙隱困阨以待知己一遇稍薄則相率而去之雖不皆合于義然其忘人重己之意可尚矣後之時君與士大夫固皆恥之相與言曰我所求者道德之士也曰我所學者聖賢之徒也然而下人者未甚至重己者弗甚篤則是名

過而實不及也可勝歎哉

樊噲

樊噲武夫也嘗擕劒推鋒從沛公以芸菑翚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脱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宫室帷帳寳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軍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

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于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羊祜

昔夏桀不道湯使伊尹往問就之葢謂桀雖暴虐能用伊尹則其民有蘇息之惠而我無往誅之勞五往而桀卒至不用乃知桀之惡終不可改故不得已而伐之聖人之志在救民而非富天下也如此自三代而下一以功利相侵奪欲求其髣髴先王之道者蔑矣而羊祜之守襄陽獨能以德熏其鄰每用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諸將有欲進譎計者則飲以醇酒不使得言軍行

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輕裘緩帶雍容鈴閣而信義之風藹然被於江漢之間余固嘗善之謂其非以功利相侵奪者比也及觀祜入朝力陳伐吳之計且謂張華曰成吾志者子也祜之志果為救民乎抑為滅吳乎亦滅吳而已耳蓋祜之言曰孫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歿更立令主則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夫皓可伐也祜直陳其惡勸武

帝以援江左之民於燔溺豈不偉然哉遑汲汲以皓殁為憂則是幸其虐以為已利且夫幸人之虐以為已利則豈仁者之心哉仁者一視而同仁彼之民猶我之民也其君虐之耶我則往救之其君安之邪我亦可已矣又何必俘其君籍其民然後為得哉祜之志未免於此則其去以功利相侵奪者何遠焉或曰如子之言則是吴終不可滅而晉終不能一天下也其可乎余曰王者在德厚薄不在地之大小也晉雖兼南北以有之不旋

踵而內禍四出果何在于一不一乎隋文帝嘗將伐陳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彼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夫隋文帝雖未足爲賢主然此一言亦可以王矣祜之致其君固不能及湯又不能如隋文乎雖然祜嘗與陸抗對壘能使抗飲其藥而不疑則祜亦賢矣余之言蓋所以責賢者乃春秋之意也

衛瓘

瓘之死人嘗哀之以其忠也余曰殺瓘者非后也天也何以知其然也蓋不祥莫大於殺無罪況有功乎初鍾會鄧艾之西伐也瓘實監其軍蜀既滅會欲叛遂誣艾以叛會之志司馬昭知之郤悌知之賈充亦知之豈有智如瓘而不知耶瓘不知會之欲叛又不知艾之不叛耶使瓘於是時不附會議密明于朝則艾可以不死艾不死則會無能為矣不知出此乃以小憾遂收艾以成會之惡亦云過哉及會敗而艾出又恐艾讎已追殺之

於綿竹瓘之賊禍如此蒼蒼者所以不赦而假手于一婦人也豈以撫牀致之哉且怨艾者田續也而瓘嗾之怨瓘者滎晦也而人亦使之艾之死及其子瓘之死及其孫則天之報相符可信矣不然豈有為臣忠而受禍若是烈者乎

李泌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不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于

殺其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禍成于李斯胡城之恨發于江充若潘乙楊素之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苟一切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脇人父挾讐所親而嫉所愛一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

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于肅
宗之昏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
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倓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
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搆之二子盖岌岌矣賴泌居其間
左右彌縫上下歡悦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
委曲剴到悽惋惻怛有足以感人者故聽之使讒疑之
跡廓然而雲銷渙然而冰釋既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之
霑襟也廼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

無君子以發之耳茍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賈詡詡不對公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而其悟有不待于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厄于其身親覩于其目矣然至於此非泌之反覆善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揺也然則君無曹公之知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

可不慎哉

晃藻集卷四

鳬藻集卷五

明 高啓 撰

雜著

封建親王賀東宫牋

監國撫軍久繫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須同姓之封隆典式修輿情均慶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震長道合乾剛孝奉兩宫每問安於曉寢友懷諸弟共講學於春坊

既膺主鬯之崇復舉分茅之慼本支茂衍宗社奠安某等忝預台司敢伸賀悃河如帶山如礪永存萬世之傳日重光月重輪敬上千秋之祝

擬唐平蜀露布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海為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為五服故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庭篚筐歸於禹貢柔遠能邇舞干羽開未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鼓鐘討不

恭之罪盖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于是
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制國
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禀英姿
紹十二世之洪基啓億萬年之昌運憫生民之未乂惻
然如傷念祖業之惟艱凛乎若墜却遠方之獻不嘉有
瑞罷别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郡鰐溪流八人而奸邪並
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相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
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刑冀垣跋扈之臣解甲方

歸河隴憑陵之冦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早實為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韋皐卒擅留幕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北闕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鎮仍求神奪其聰礪刃拒賔僚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據

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效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與薄伐築室匪衆言之惑負扆惟獨斷之明大衆啓行常勗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効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駢脇者盡操闌戟蓬頭者皆垂縵胡霧合雲屯目蔽旌旗之影波翻瓦振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出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應

同劍閣臣等猨攀魚貫恥鑿道以潛行鳥突蛇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闢不束身以就鏁更舉臂以當轅臣乃仗鉞揞詞援桴率衆一麾而闘心已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鵰之弓洞胸貫髀佽飛擊斬蛟之劍喋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崩弱豈當强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埽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

羌胡猛士并晉健兒蹠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旁抄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緜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埤者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却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公之績乃存其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逭漏踈網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當檻

送于宸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于絶域臣已撫平屬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廹脅者終非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謡被王風而鼓抃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洒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赫怒此盖神謀睿筭天贊竒功使海内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覩斯休不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别簿録上

擬劉封答孟達書

封白子度足下書教僕自貳開陳利害甚悉且讀且思竊有未諭蓋聞利害者賊義之端也人惟喻利而不喻義故有君臣父子之相叛君臣父子之相叛為臣子所不忍言而足下之書何以至僕側邪宜焚書止使以告絕于足下然恐足下不知主上所以待僕之意而僕所以報主上之心并書中有可復者故勉述簡牘足下其聽之昔竇嬰與灌夫懷交友之私實同田蚡之禍韓信

於高祖感推食之意卒拒蒯徹之說此前史之美談而足下所共聞也今僕於主上體同血肩名附宗籍至親厚恩固非交友之私也出則總戎入則居守尊位重祿固非推食之意也足下視主上所以待僕者如此則僕所以報主上者其可異於二子乎且父與君有其一皆當致死僕一身而二責萃焉其致死也亦無疑矣而足下乃以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為僕之戒是何言之過也夫為人臣者患忠之不至不患君之不知為人子者患孝

之不純而不患親之不察使不幸而為種商白起孝已伯奇則亦瞑目長逝而無愧矣復何求哉若所謂申生重耳之説又不然晉獻公無道故有是事今主上聖明內無嬖幸之人外無讒慝之士嫡庶有別慈愛不移何可妄相引諭以為誑惑之道邪末後責僕以三事是益見足下之不思矣僕請有辭焉夫古人有以義為父子者何謂非禮知守節而不變何謂非智見僭偽而不從何謂非義僕之自處亦云得矣若從足下之計而求以

為禮為智為義是猶惡寒而去裘畏熱而附火不愈甚歟今太子已正位東宮僕當長守藩國為王室屏翰若以不肖不得順於君父則將素服詣闕藉藁待罪安能棄親事讐竄身異國生為棄人死為繆鬼足下所謂大丈夫恐不如是也況剖符之封僕所自有延欲使之舍安而就危去順而從逆僕非病狂何利而為此古人之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亦有所不為況尺寸之土哉僕此心皎然天地神明實共臨鑒足下安能移之若以

僕為愚或可以言誘曷異以告趨走之人曰而叛而君語孩提之童曰而背而親莫不唾而去之矣僕雖至愚然於君臣父子之義亦嘗聞之矣何至不如趨走之人孩提之童哉嗚呼初漢之陵夷也董卓首亂二袁效尤海内無所底定主上奮起欲與曹操戮力匡濟以救元元而操亦懷圖中路搆隙故主上一破之於烏林再走之於南鄭而天方佑姦得死衽席令其子丕不思蓋前人之愆乃敢陰造符命自製禪文遷易重鼎盜攘神器

有志之士咸耻立于其朝僕嘗獲從足下周旋行間竊覩足下亦有志者故將共圖中原報奇遇於吾主而天奪足下之魄使自棄於忠義之林北面偽庭為天下笑既不知愧乃復為人作衛律耶今主上憫宗社之顛覆復恐七廟之祀隳萬姓失戴故資荆益之饒據岷峨之險正尊號以繼大統方將出關隴定三輔仗義而東以收復故物足下若能慕隨會之明陋李陵之暗使不遠而復則富貴寵榮當保如昔倘以斯言未信終忘首丘之

念恐鄰下不守以白衣從輿櫬之後得無悔乎此誠變禍為福之日幸審度之毋忽

匡山樵歌引

南康宋倬天章向寓吳與余同客臨川公之門朝夕過焉詩酒唱酬意甚樂也君後南游錢塘余亦屏居江渚睽隔者累年一日扁舟而來訪余寂寞之濵既相與道舊且出其近所著詩曰匡山樵歌者示余曰匡山吾鄉也先人之丘隴在焉阻兵不歸者乆矣今道路幸通顧

吾材不遇於世當還桑梓之間葺故廬而居之時出吾詩從山農野老負薪而行歌則吾之志而名槀之意也子其為我序之余讀其詩見其詞語精鍊音調諧暢有唐人之風盖君近嘗渡浙江上會稽歴太末金華諸山入閩闗至海由四明而歸探攬瑰恠有得于江山之助故其詩視舊為益工而余閉門窮愁才思荒落自顧有不及矣且惟昔之詩人多躁薄無檢雖其辭章之華君子固無取焉君今剛介自將不茍進取懷首丘之仁抱

遯世之志行固足尚矣況其詩之美哉然吾聞五老之陽雲松蒼然太白之高風在焉君歸而吟詠其間益求其工他日筐笥所蔵光氣上燭余恐君終不得隱矣

審遊贈陸彦達

獵志獸漁志魚學志于道理之同然也故獵者必之山林漁者必之江湖而學者必遊於賢人君子之域蓋山林江湖者魚獸之所在也賢人君子之域者道之所在也舍是則無獲矣婁江陸氏彦達有志於道者也而僻

居田里無相與薰炙以成其道是猶欲獵而之丘叢欲漁而之溝瀆必無獲有獲亦小耳惡得所謂麋鹿熊豹鱣鮪魴鯉者哉余是以嘉其志而惜其不審于遊也今通都大藩不遠而甚近賢人君子不乏而常多真山林之奥江湖之區也以彦達之才覶孰非顧交尚能挾禮義之弓操詩書之罟而一往游焉吾將賀彦達之有大獲而歸矣作畱游一首以貽之

勸農文

春雨布澤東作伊始太守躬駕于郊以敦本厚俗之道勸爾民職也然不欲廣引舊談姑以今日之事直相告語爾民其敬聽之夫上立法以衛民民出力以供上古今常理也皇上翦除暴亂開建太平使爾民得脫鋒鏑操耒耜以安畎畝之中又念稼穡之艱每歳親耕籍田復名父老廷對宣諭唯恐爾民荒逸惰游以陷于罪德甚厚也近者兼并之家不能體上此意或肆侵剥使爾民有委棄其業者情雖可矜然輕去田里以乏父母

之養闕公上之賦其責亦何所歸哉故願爾民相告於鄉令去者歸居者安修爾隄防浚爾溝洫力不足則相周器不備則相假各勸播植以待有秋毋坐失其時貽後悔也更能毋作姦毋逐末毋好飲博毋事鬬訟毋弗順於父兄毋或干於鄉里家給人足禮作義修以無愧於泰伯過化之邦豈不美歟太守雖老按堵觀俗以行賞罰爾民宜相與勉焉

敎喻

自先王之教廢文武異途學者多不習弓矢之事皇上志復古治乃令年五月詔有司取士兼試以射及親祀方丘又戒百執事旅射於齋宮余當預耦進之末先期與二三同列私肄於成均之西圃既設的授弓其强者彎弓引滿一發過之指的而詫曰是不足至也其弱者力彍而不盈發則去的遠甚投弓而歎曰吾不能至彼也余最後加矢鉤弦盡吾力而挽之僅及半笴發則去的亦及半而墜心甚愧焉然不遂已乃日强引之覺所引

漸多所進漸益發則去的亦漸近焉因竊有感曰夫百步之的所以節遠近之中凡射者之所求至也而過者忽之不及者沮焉强弱雖殊其不至則一也苟抑其過而勉其所不及焉有不至者哉是可以喻夫學矣聖人學者之的詩書禮樂學者之弓矢也由詩書禮樂以求至乎聖人猶操弓矢以求至乎的也其騖高而失中過而忽之者也自畫而日退不及而沮焉者也不忽不沮循循然以求之欲不至于聖人不能矣況聖人之道在身

非有百步之遠欲求之即至非有力挽之難也可不勉哉翰林應奉會稽唐處敬嘗以彀名其子之渟進修之室盖取孟軻氏所謂學者必至于彀之義求請余說因以所感於射者告焉處敬曰是足以合孟氏而厲之渟矣請書以貽之夫秋之為奕不專則不成慶之削鐻不靜則不得彼皆小技猶有近夫道焉況射君子之善藝乎孟氏可謂善喻處敬可謂善取以教其子之渟能勉焉以求至則可謂善學者矣作彀喻

志夢

余與同郡謝玄懿俱在内府教胄子今年正月十一日之夜啓夢與玄懿晨候午門若將趨朝者有揖余二人言曰二君當遷且顧國子祭酒梁公曰諸生盡以屬公余愕曰得無有遠調乎曰不然煩傳開平王爾既寤明日以告玄懿私相與識之越三日既望故事當率諸生入覲方叙立右順門内梁公傳旨下曰勅諸生出受業太學二君俟後命言既引諸生去啓亦隨出明旦將朝

中使急名啓二人曰有旨命開平王二子侍學東宮俾爾授之經宜趨入玄懿顧余笑共歎其夢之神也二月二十日之夜玄懿夢與啓同被名至上所上授以一紙若告身者玄懿受而忘拜竊視其文有翰林院三字焉繼授啓啓拜受之明日以告啓亦私相與識之越六日上御奉天門宰執並侍小黄門名啓等陞上顧中書右丞汪公曰諸儒在學久且皆有文行而令以布衣游吾門可乎汝亟以翰林之職處之因趣謝時玄懿以事出

獨不得拜馬明日遂各授職有差而啓與玄懿皆得編修官云於是益共歎其夢之神也七月十五日之夜玄懿母夫人林氏夢中使舁二橱授两家發各有白金在焉其家捧視則化為炭間以告吾婦余與玄懿聞之竊恠其說稍隐不若向二夢之著又不知玄懿所得獨化為炭何也然亦私相與識之至二十八日暮出院還舍有控馬馳名余二人上御闕樓俟馬既見獎諭良久面拜啓户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理財且

不敢驟膺重任辭去玄懿亦辭上即俞允各賜内帑白
金命左丞相宣國公給牒放還於鄉既出都門與玄懿
家共舟而東其二弟為余言累重多負賜金已盡費況
歸無舊業相共歎咨尤其兄之早辭余因話兹夢以解
之乃始悟㩓為除炭為歎愈共歎其夢之神也夫自周
官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
事者甚衆余嘗疑其誣焉今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
得于怳惚唅噬之間而可徵灼灼如此知未至若既往

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者歟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或預以相告歟抑精神靈爽有所感通而特兆于是歟何其神也是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于冥冥而無能逃焉者矣夫以吾二人一官之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況其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惟當自盡其所宜為外者一委命順于數而無所容心焉可也而世之惑者猶將役其智力騖馳于軋敚排狠之場欣戚膠擾至死而不之察豈非昧哉余欲書此以覺之懼有誚

夫誕也乃私識之且貽玄懿聊相與自警焉今年洪武庚戌也

書瞿孝子行錄後

余嘗預修元史見民之以孝義聞於朝者頗衆其能冬月得瓜以奉親者則若王薦封股肉以療父病者則若孔全施財以周鄉里之乏者則若賈進皆得具著于篇瞿孝子之行葢兼三子而有之而當時有司不以聞史無所考據又主者不與故不得書以與薦等並傳雖然

孝子今年八十餘幸際聖明之時既得謝君之所表章則當世執筆之士豈無為之采録收附於國史者哉其傳固在是矣余與孝子之子莊友嘗獲拜之氣貌藹然孝義人也且聞長者言其行甚熟與謝君所録無異詞故識以信其説庶他日書者或有所徵焉

書博雞者事

博雞者袁人素無頼不事産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

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于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凌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

衣乗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敺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閳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歛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讙動一城郡録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

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巇汙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未耶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為

復守官而黜㸃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㸃使者枉用三尺以讐一言之憾固賊盭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楊孟汲字説

梁溪楊氏子名長孺因從余遊請有以字之余曰兩漢

之士字長孺者二人馬韓大夫安國汲內史黯也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故自名相如今子以是名其為慕安國耶慕黯耶雖然二人者皆名臣吾將言其行事之得失而子擇之可乎史傳安國之事說梁孝王與諫馬邑之計亦可謂賢矣然以行金而得為大司農論魏其武安之事而無所別白吾于是有憮哉若黯之忠直好諫責武帝不能效唐虞罵張湯不可為公卿使天子憚而禮之淮南王謀逆數年畏黯一人而不敢發有

古社稷臣之風子欲取于二人則舍黯其可哉且子之性直而行潔學黯為近易宜字曰孟汲則皆知子之為慕黯而非慕安國者矣夫今之人好美名自侈吾嘗病之欲以古人為師若願學而不可及者庶乎得命名之義矣苟于黯如射者之于的行者之于家不至不已則可謂善學古人者矣嗚呼子誠善學雖聖賢不難至而况于黯乎

澄江懶漁說

暨陽之江有隱君子嘗漁其上朝不緡夕不罛汎景逐波漫漫以嬉人見其不事其業因名曰嬾漁衆漁每得魚而返集於浦漵之間炊鮮漉清飲唱為樂視彼獨拐然則相與笑之且讓之曰夫農不勤則飢商不勤則匱百工不勤則無以成其器今我皆自力爾獨于逸我皆率常爾獨用荒不勞爾躬不昜爾志則何以厚爾利乎懶漁曰吾終日漁而子以為未嘗漁惑哉詩書吾漁之具也羣聖人之學吾漁之地也義理之潛道德之腴吾

漁之所得也吾漁視子亦大矣何名為嬾乎衆漁慚而退高子聞之曰此善漁者也世之習常務得而不知大人之事者其衆漁之徒哉

修忠佑祠疏

磅礴扶輿靈氣特鍾于章貢昭明烜赫神蹤實兆于嬴秦號雖著於江東祀已傳于吳下累朝褒顯每加典冊之崇萬姓祈占必協著龜之應自兵戎之充斥致祠宇之摧傾思將斲木而庀工須假揮金而相役美哉輪美

哉爲事固待于人爲俾爾熾俾爾昌福必膺于神既勝緣可集感事毋隳

城南草堂疏

心遠道人何彥文年老未有居室將築草堂練圻城南求好事者捐己金以相其役疏曰郗參軍能爲安道買山史嘗見美王錄事不資少陵築室詩已遺嗔非逢有力之人曷濟無家之客何彥文者伎通聲律名著江湖早嘗爲落魄之遊晩未得棲遲之所漂流屢徙歎一枝

夜月之烏跧伏深葳愧三窟秋風之兎今必用縛茅作屋柰未能指石為金欲令此老之婆娑須籍諸君之慷慨略加舉手便可容身心逺地自偏已擬成茲小隠曲高和總寡尚當為爾長歌幸得安居敢忘廣庇

薦亡將齋牓

人鬼之常猶一晝而一夜聖凡之隔乃九天而九泉故大道開起幽拔滯之門使羣迷得出妄歸真之路發金籙瓊書之祕降羽幢玉節之光欲薦爾忠䰟必資吾法

力虎頭有相雖稱介胄之雄馬革無蹤未返衣冠之葬恐墮重陰之苦趣故推太上之慈悲照以破闇之燈濟以度迷之筏使爾聞妙音而頓解憑浩氣以高昇雨濕天陰不復煩冤於曠野雲舒霞卷佇看極樂於崇霄永離黑海之波即往朱陵之府

墓誌

元故婺州路蘭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誌銘

君諱松字松巖姓胡氏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贈太

師秦國公謚文恭九世孫也曾祖諱柔國子司業祖諱
聰直顯謨閣淮南節度計議官考諱應炎直祕閣常州
節度判官君生甫期元兵渡江隨常祕閣君死之兵且
屠城祖母陳夫人先褓君出避吳中以免既長歸鄉里
以推擇為吏歷宜興崑山常熟三州在常熟時民有為
富人曹氏養子者嘗被譴潛歸其父因匿之得腐死人
溝中佯哭曰吾兒也即詣曹曰爾何殺吾兒賄謝弗厭
訟于州君從州判官往視屍計未當壞而壞知非是即

置弗檢而以不見屍報録囚使者下車詰君稽違狀君曰吾寧稽不敢枉也移讞旁邑曾不任楚掠遂誣服君等亦以見屍不檢受劾獄具曹之族咸冤之重購偵獲養子始白泰定主崩文宗自金陵入繼位殺故相回回倒剌沙命平章曽立巡東南糾其黨授上方劍得專誅按行至常熟君從長吏逆諸境民有告回回百餘人匿海渚殺豬會飲謀為亂平章亟遣卒捕之君當承行輙請曰是詐也願毋煩兵平章怒曰吏何用知之君曰回

回不食豬令言殺豬詐可知也不聽果往無獲獲一舶賈胡數人訊之盖訟者嘗與互市負其貲不能償欲擠間陷之也遂抵訟者罪君之明察類此陞平江路吏庚午歲吳中大飢官作飦食餓者命君與他吏一人董之君收濟甚周且以私錢及餅餌橐負馬後施於塗旦淅米入釜他吏伺君間輙私接其半俄晝見殍鬼羣捽之遂死君則無恙繼遷集慶當護上供物至京禮部尚書隆安魯公見君謂曰名家裔乃久從吏役邪欲與一二朝

士知君者共薦留之不果會公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遂與俱南以省銓為寧國路涇縣典史時有制蒙古色
目毆漢人南人者不得復西域流戸數百人因恃以為
暴所過掠財畜辱婦女民束手不敢拒相驚若寇至及
涇邑僚悉引避民愈恐君語衆曰吾在若無憂也即出
勞之于郊誘閉佛寺中呼其酋諭曰制言不得復毆者
民爾今我天子吏也所行者法若善去勿妄犯吾民當
率酒米相餉否則知有法爾酋愕遂戢其衆亟去無一

人敢譁君親送出疆以歸民羅拜馬首曰微公縣幾殘矣轉衢之龍游縣婺之録事司二典史皆有聲累資敕授將仕佐郎信州路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請老不赴遂以從仕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致其仕君子𪏭仕杭因留就養以至正十七年十月卒年八十四元配陳氏繼配陳氏並先君歿贈宜人二子長即𪏭浙江鄉貢進士汀州路儒學教授次𪏭以平盜功授福州路羅源縣南灣寨廵檢君性孝友少喪母哀毀叔父嘗欲奪

其田盡畀無靳色後叔父廢業君資奉之甚至邦閭稱

焉為吏絶賕請守正不阿明習法律而論决多傳以經

義所至長官皆敬憚之君之歿以兵阻不克歸葬權厝

吳山萬松嶺後十五年國朝平四方道通𫐐始以某月

某日還祔晉陵先塋之次乃來乞銘實洪武四年也惟

胡氏自太師以儒貴為宋名臣其後子孫登侍從方伯

焜燿史册者以十數可謂盛矣至君懷抱利器宜光大

其先業而困鬱下僚卒老以死非命也夫然君不以位

卑自屈能盡心所職使表著如此足以貽示永久是不可以無銘銘曰君仕弗昌君材則良繄君名之長

陳夫人許氏墓誌銘

夫人世為金陵溧陽人姓許氏諱清容歸為同邑陳君諱德輝之妻陳君以醫名為元御診太醫年三十五卒于燕夫人迎其喪還葬邑之舉福鄉大石山之原即自勤苦持家以育幼孤視娣姒之女與已女均皆躬為櫛沐及教以女事不懈鄉里稱賢焉子世能吏吳奉夫人

來居年七十五以疾卒實元至正十七年也遭時多故未克歸葬國朝洪武六年世能方主邳州睢寧簿始謁告啓其殯于吳以是年三月某日合葬于御醫君之墓有女三人淑安適李某淑寧適趙某淑貞適李某皆溧陽士族男一人主簿也銘曰猗夫人著淑德中嫠居動守則子成名維教力卒有年葬始克從良人合兆域期永貽志斯刻

陳希文墓誌銘

吳有良醫師曰陳希文其治業甚精其起疾甚衆其中心甚樂易其待物甚恕而恭其事親甚孝其撫宗姓寡弱甚有恩其為人如此故其卒鄉里耄稚莫不歎悼焉其葬也齊人高啓為之序而系以銘陳氏先為溧陽人君祖諱桂發元授平江路官醫提領仕已吳人利其醫不欲使去遂留家焉考諱德華君諱世成號清遠處士希文字也年六十七以洪武六年十二月丙辰卒以是月辛酉葬吳縣太平鄉梅灣之原配宗氏子男三人長

祖義先卒次祖善次統女三人長適郎潛次適顧遵禮次幼孫男四人蒙豫觀泰銘曰以醫惠物澤已久用善裕躬德彌厚年幾七十非不壽有子世業紹厥後歸全斯丘尚奚咎

葛仲正墓誌銘

葛君諱正蒙字仲正為人厚重有長者風其先自汴徙吳世以醫名至君而令聞益著每旦迎療者填戶外至不能容屨君肩輿歷視唯謹不問能報否率與善藥其

子姪甥婿與弟子從君為醫者人輙曰是葛君所傳也

爭致之年七十二以洪武六年十二月癸亥卒曽祖諱

從豫祖諱賜辰皆弗仕考諱應澤元授平江路官醫提

領室周氏子男二人曰復曰泰女二人適郁潛金權孫

男二人旭繼明年正月己巳復奉君柩葬于長洲縣武

丘鄉洞涇之原請銘于齊人高啓銘曰彼阜斯崇窾乎

其中有君葛翁壽樂以終維拯疾之功後人尚豐

明故高均彰墓誌銘

吳郡高均彰以洪武五年八月丁亥卒以九月丙午卜吳縣太平鄉梅灣村之原以葬其從弟前史官啓既哭之復為銘納壙中君諱彰箇率寡嗜于聲利得喪不戚戚計慮日從昆弟親友酣飲以為娛性復好直人有過輙面攻之衆知其無他腸弗怨也年五十有九祖諱鑑考諱震皆有潛德配姚氏無子一女寧適郡人陳彥夫以君之賢生雖不能致豐榮然亦未嘗有一毫困辱不可謂不幸也銘曰惟寡求故不憂卒全而歸在斯丘

嗚呼吾兄又何尤

故韓仲逵墓誌銘

君蘇州吳縣人姓韓氏諱敏道仲逵字也生元世嘗得推擇為吏歴常之無錫蘇之吳江二州提控案牘性寛厚不挾計數時吏相習為文深君議曹事獨平恕有長者風家無厚蓄客至輙擊牲命酤以相驩視罄匱弗計晩得足疾有以酒為壽者亦杖而從之談噱酣暢不少衰其樂易蓋如此年六十而卒實國朝洪武五年二月

某日也祖諱某考諱某皆不仕配陳氏先十四年卒繼配連氏一子焯為西安都指揮使司經歷七女長而嫁者五人餘幼孫男侗君卒之六月經歷始聞訃歸卜是年九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地之原乃來乞銘余向為史屬時經歷方在宥府幙數相遇焉盖知其才器能大韓宗者豈非君為吏之善天之報施不於其躬而將于其子邪銘曰文不刻深吏之賢胡仕弗崇壽靡延厥報在嗣天罔愆將俾昌熾耀爾先我庸作銘慰九泉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于吾里黄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而葬子為我誌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啓嘗為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彈壓官諱時懋之孫女諱某號俊齋之女同邑隱君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

也夫人生而頴異七歲能誦曲禮内則曹大家女訓十
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家世儒履行高
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蔬食終三
年待内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疾卒於邸有
子三人法孫巳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
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喻
法孫曰是將陷吾母子于大戾也爾忍而父為灰燼乎
亟往毋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

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于地下足矣即帷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葬毁瘠幾不能爲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户凋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尚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毋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母羅氏性素嚴號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藥歿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胤夫人曰吾老矣

獨不得一抱孫也禱于先夢紫衣人種栗舍垣下告曰此萌也為他日興植汝門之本覺旦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栗名嘗得肱疾既間曰吾度不能久處世間矣命舁柩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隙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縣之椸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椒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為壽畢曰吾明日逝矣為我謝某謝某翌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

壽亦足矣死自吾順汝曹勿號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十日也法孫早世虎孫仕元為岳州路儒學正平江路楊柳灣茶司提領亦先卒已孫今名觀即公也仕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于聽言不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

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橐以光賁于窀穸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維君子嬪貞以禔身能教其孤為令名臣卒既有年始歸斯阡時虞未遑豈曰緩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之藏

丁志恭墓誌銘

洪武六年四月余聞志恭得暴疾卧江上扁舟往視之志恭握余手欷歔不自勝仰曰先生自天而下邪明日

疾革余撫慰之曰子嘗求贈詩吾未暇為今如有不可諱當為悼詩葬且當為銘志恭已昏不知人復張目舉手作謝且別狀時其母及家人親舊環牀立見之莫不掩面泣下又明日乃卒余既賦五言一章哭之將葬其兄志剛來以請銘余曰吾忍銘志恭邪然言不可食也乃序而銘之志恭吳人諱儼姓丁氏風度清美學書有楷法嘗遊吳越汴洛之都名卿碩士咸賞愛之年雖少不喜聲利芬華事歸處郊墅以賦詩彈琴自娱與人

交憫款有情義而于余尤相親敬者也年三十一以是月六日卒以十二月六日葬吳縣太平鄉梅灣之原其先世為吳人曾祖諱震祖諱有慶皆弗耀考諱讓主河南永寧簿妻袁氏男二人原顯八歲原亨志恭殁五月而生嗚呼余觀志恭平居兢慎不敢妄有所為惟恐禍之及已所以自愛其身何如也然竟以疾夭使世之肆者得共非笑謂徒謹無益也不知志恭之死者命也不幸也命故無悔不幸故君子哀之夫人之死能無所悔

而又有君子哀之則亦庶矣乎是不可以無銘銘曰嫛彼婦兮與兒矧昆賢兮母之慈子忍舍兮去兹又返顧我兮友私駟方鶩兮倏止斯非夫天兮孰使之哀哉奈何兮慰以銘詩

哀辭

王仲廉哀辭并序

仲廉少習春秋經欲舉進士負其氣不肯就尺度將棄去北遊燕趙之間會兵變且嬰疾遂家居治田業不復

言仕事有所感則發為歌詩辭抗音激讀者知其有志
非甘遂泯泯者性簡曠無矯飾與人交不易為踈密余
居鄉里初識之不甚覺其賢後出接時輩見中險外夷
朝合夕叛者不可勝數而仲廉泊然十載如一日然後
深歎其賢知世之不多有也至正二十六年六月三日仲
廉舊疾作卒於家壽止三十五余初聞其病革馳視之
尚有微息就榻撫呼不復應乃絶余既哭而退為訃于
嘗所來往者相與賻祭如禮其所親有謂余者曰仲廉

於昆弟最少而孝母恃以為安嘗曰是兒在吾後事無憂者不意其先亡也又曰仲廉有兒幼方易簀傅母抱侍側顧麾使去若不忍見者余聞之復為之出涕夫士有鬱而不耀又抱篤廢之疾罹夭札之禍親老而不能終其養子生而不能待其長此古今之凶極甚可哀者而吾仲廉丁之豈非命哉然獨念仲廉無子時則以為憂既有子而喜喜未幾而身歿咸謂禍福倚伏不可知天初皆無意人之所值適然耳余則以為不然仲廉後

顧予立者久嘗自分其肩絕矣然忽有是兒豈天哀其將亡而遺之嗣所謂善人之報恒不於其躬而於其後耶余嘗見其眉目秀發非凡兒長必有成者而謂茫茫然者果無意乎仲廉之鄉里行事太原王君行已為識于墓乃復為之辭以寓吾哀其辭曰嗟嗟仲廉慎其儀兮早翔藝林弁峩巍兮搢將遐觀扶輿奇兮洪河泂前丧楫維兮廻盤舊丘以自怡兮匪時逸收弗賈知兮羣鶩以爭途嶮巇兮子獨正軌坦而馳兮胡淑且嘉不受

禔兮窮病短折具任之兮母哀嗷嗷老莫支兮衆涕助流若綆縻兮單嬰在哺詎識悲兮褫其文䄡被素縗兮芳華未敷忽稿萎兮修翰未騫竟離披兮志長運窮天實為兮我失友生將尤誰兮方覯倏背歡戚移兮冥漠無垠逝難追兮埋蒿委塵罔之垂兮已乎已乎歸何期兮

書簡從至正庚辛唱和詩補

與水西資聖寺雪廬新公

見師後遂大病至旬日不問盥櫛適接書問意是楊孟載何師師言耳便欲以無言奉答恐有愧維摩更作數字句學一端奉送高啓和南

晃藻集卷五